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 S

Distr.
GENERAL

A/39/185
S/16486

17 April 1984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12、20、64、

85、87、93、97和10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柬埔寨局势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平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

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

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儿童权利公约问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九年

1984年4月17日

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外交部新闻司编写的一份文件(标题是“民主柬埔寨境内妇女和儿童情况”)及其附件(照片),供你参考。

谨请将该文件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12、20、64、85、87、

* A/39/50。

93、97和100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并将其并入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4年第一届常会的文件，以便在适当时分发。

我要指出，本文件的内容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上述会议议程上的下列项目有关：

- 4.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 10. 人权问题；
- 12. 提高妇女地位的活动：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民主柬埔寨常驻代表

大使

秀蒲拉西（签名）

附件

民主柬埔寨境内妇女和儿童情况

A. 越南占领下的民主柬埔寨妇女和儿童受到的侵害

五年多来，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受到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灾祸和苦难。国际社会得以从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大会、经社理事会、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的许多辩论和决议中认识到1978年12月25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柬埔寨的不幸情况。应当指出的是，这次战争不是历史上一般的侵略战争，而是一次种族灭绝战争，目的是要兼并柬埔寨，必要时赶走柬埔寨居民，使它成为“印度支那联邦”，最终成为大越南的一部分，在东南亚起“社会主义前方堡垒”的作用。侵柬越军在这次区域统治行动中使出了他们祖先的所有惯伎。早在十六世纪，那些扩张主义者就已经向南推进，兼并了占婆伊斯兰王国（现在的越南中部地区），又兼并了柬埔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65,000平方公里的领土（现在的越南南部主要部分）。这些侵略者的手法包括清除所有反对他们的疯狂行动的柬埔寨人、使幸存者在精神和物质上“越南化”和使数以十万计的越南人移居柬埔寨领土。人们必须洞悉这些手法，才能认识到侵略者侵害人权的行径多么恶毒、多么令人深恶痛绝，才能认识到柬埔寨全国人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受了多大的灾祸和苦难。

在政治方面，众所周知，1979年在金边建立的政权完全是由河内操纵的。那些丧失民族精神、被侵略者灌输了印度支那联邦精神的傀儡部长只不过充当门面而已。据一些逃脱的政权官员*说，柬埔寨所有事务都由越南人逐日逐项决定。科林·

* 托迪兰先生，“外交部”一个司的司长，见1982年10月8日泰国“国民评论”。

* 莫布伦先生，该政权在斯德哥尔摩的新闻处处长，见其1982年10月16日致民主柬埔寨总统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电报。

坎贝尔在1983年4月3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报道说，金边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所有工作人员一致表示，他们同傀儡政权之间的所有严重问题都由越南大使处理和决定。指令来自河内一个隶属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称作“B.68单位”的特别组织，该组织负责研究和推动将柬埔寨并入“印度支那联邦”以至以后的大越南的进程。

柬埔寨“越南化”政策的这个方面是众所周知的，而到目前为止，有系统地消除柬埔寨民族特性和清除柬埔寨人民的作法却很少为人所知。但是越来越多的外国观察员和新闻工作人员作出见证，揭露了越南占领下的柬埔寨不幸的实际情况。

一 精神“越南化”或消灭柬埔寨人民的民族特征

柬埔寨文化是民族抵抗的根源，因此歪曲和取消柬埔寨文化构成了消灭柬埔寨民族特征计划的一部分。

1. 在侵略者暂时控制的地区，儿童往往在学会用高棉母语读写之前，就必须每天学习越南文两小时。至于成人，雅克·德巴兰在1983年3月22日的《世界报》报道说：“各部委都组织了越南文课程，‘想往上爬的人’最好兢兢业业地参加学习”。金边“教育部”向《纽约时报》的科林·坎贝尔先生证实了这一点，并且表示，“将来我们就不需要口译人员了”。（《纽约时报》，1983年4月3日）
2. 柬埔寨的历史被改写，紧紧地与越南历史捆绑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柬埔寨与越南的语言、服饰、习俗、宗教、思想和文明等完全不同，而侵略者却想方设法地证明，这两个民族和国家具有“共同的背景和渊源”。为了更好地为“印度支那”的神话服务，他们创造了“湄公河革命”和“（印度支那）三角洲文明”这样的虚构历史。玛丽·克洛德·德康在1983年3月11日的《晨报》上报道说：“……从南越广播的高棉语

(电视)节目特别强调‘印支三国之间的共同文化’”。一个由柬埔寨知识份子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从越南印度支那联邦的角度来改写柬埔寨历史；但值得指出的是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情愿流亡外国，而不肯参加撰写他们国家的屈辱历史。

3. 侵略者扩张主义的狼子野心在他们使用的言词中显露无遗。河内发表的文章以及官方或半官方的声明，没有一篇不提到“印度支那”、“印支三国”、“印支集团”、“印度支那的兄弟团结”以及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之间永存的“特别关系”。这真正是大规模的洗脑工作。在《晨报》的同一篇文章中，玛丽·克洛德·德康指出，“对儿童来说，这种宣传更是变本加厉——地理书的封面是一张东南亚地图，整个印度支那是一片红色……”。
4. 柬埔寨的著名古迹吴哥遭到劫掠和破坏。侵略者知道，破坏的虽然是吴哥的石块，受到损伤的却是每一个柬埔寨的爱国者。所以他們要毀坏这个精神和民族的象征，这个代表柬埔寨人民独立意愿的标志。

二、消灭一切反对者和实际的“越南化”

柬埔寨妇女和儿童的处境不断震惊和违反人类良心。

侵略者对柬埔寨人民、妇女和儿童犯下的无数罪行比关于妇女地位的宣言和公约内所描写的那些罪行严重得多。五年以来，柬埔寨妇女不断被迫离开她们的家庭，离开她们的丈夫和孩子，被强奸和虐待，在自己本国被人追赶，赶到祖国以外。

1. 侵略者故意制造饥饿为进行大规模灭绝的武器。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掠夺和破坏农村的经济基础结构。他们把收获抢走，拿去供应他们的武装部队或运回自己国家。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被饿死。至于幸存者，大家还记得国际社会多么震惊，当它看到为了逃避侵略者而被迫步行几百

公里到达泰国的骨瘦如柴、饿得和累得快要死的百万男女老幼。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团结一致的介入才挽救了面临灭绝的柬埔寨人民。

2. 自五年以来又一直使用常规武器为消灭工具。 应注意在1979—1980年侵略者不惜任何代价疯狂地要赢得迅速的胜利,他们到处实行“焦土”政策,将整个整个的村庄夷为平地并屠杀全部的居民,到处留下破坏、死亡和哀伤。几十万柬埔寨人被杀害。 目前,当侵略者对他们怀疑与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部队合作的村庄进行扫荡活动时,他们还在所谓的游击区实行这个“焦土”政策。

侵略者犯下的罪行很多。 联合国文件列出其中一部分。(有关1982年和1983年的见A/37/551、A/38/88、A/38/107、A/38/136、A/38/140、A/38/203 号文件)。

几百个例子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于1983年5月底,暹粒省(北部)班迭斯雷县两个村庄,诺村和特梅村被烧毁和拆毁。 全部居民被屠杀,侵略者在进行扫荡时,将其中30名怀抱着婴儿的妇女关进学校内,在很近的距离开枪杀死她们。 1983年3月19日,澳大利亚刊物《时代报》刊登了援助印度支那难民行政委员会的澳大利亚主席,阿德莉亚·伯纳德夫人亲眼看到的情况,她曾数次访问泰国、柬埔寨内地和老挝,并且刚刚回来。 在题为“一名目击者的看法”的文章内,她从无数“令人恶心的暴行”中抽出几个例子:

“……在一个有32个居民的柬埔寨村里,所有的居民双脚被绑倒悬起来。 男子的生殖器被割掉,妇女的腹部和阴道被刺刀刺穿,

……一些越南士兵强奸了10名妇女,将她们切成一块一块”。

她还说,“在过去9个月里,特别是在偏僻的村庄里发生了无数可恶的暴行。越南毫无疑问正在柬埔寨进行种族灭绝。她强调“越南”违犯人权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以致使得我们处于类似德国人民在瓦斯房被开动、大批人民被屠杀时所处于的处境。”

3. 侵略者在灭绝柬埔寨人民时还使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和1972年4月10日的公约所禁止的化学和细菌武器。这五年内,证实在柬埔寨使用有毒化学和细菌武器的证据和证明越来越确实。(有关1982年和1983年见联合国A/37/72、A/37/152、A/37/202、A/38/96、A/38/121、A/38/156号文件)。在澳大利亚刊物《时代报》刊登的同一篇文章内,阿德莉亚·伯纳德夫人说越南在进行化学战,而越南确实对老挝和柬埔寨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她说“同直接有关的人一起工作了三年半以后,我只能这样说才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她还说她亲自看到无数化学战的证据。去年3月,她看到渡过湄公河逃到泰国来的327个人。她说,这些人“因内外出血和腹泻而大批地死亡。他们的眼睛出血,他们的皮一块一块地脱下来。他们的村庄经常遭受有毒化学武器的攻击。”

在联合国分发的文件内,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也提出许多证实在柬埔寨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的证据。(有关1982和1983年见联合国A/32/102、A/37/157、A/37/234、A/C.1/37/10、A/37/308、A/37/326号文件)。

1983年1月28日,法国《解放报》称,根据法新社来自曼谷的电报,“法国拥有证实越南部队在老挝和柬埔寨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法新社说,根据驻泰国大使馆一名外交官,法国政府拥有一些资料,这些资

料关于对就地收集的样品进行的分析，这些分析证实“存在非自然来源的霉菌毒素”。1983年3月28日《巴黎日报》报导，3月26日在曼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越南有没有对高棉和老挝反抗者使用化学武器”这一问题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克洛德·谢松先生回答说：“法国相信有。迹象非常多而都是互相符合的”。

最近，根据美联社1984年3月7日的电报，根特大学（比利时）毒物学系主任奥班·海恩德里斯教授在柬埔寨靠近泰国边界的地区“一直到100公里内的柬埔寨内地收集了植物、树皮和石头样品”，经化验室分析后“发现非常毒的霉菌毒素的浓缩”。他估计在柬埔寨“有数万人被霉菌毒素杀死……”。

4. 在仍被侵略者占领的地区，他们加剧镇压。数万反对者被扣留、监禁、拷打和立即被处决，因为他们敢于批评越南统治而被控“狭隘的民族主义”罪名。还有数万其他人被带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一去不复返。以保证安全为借口，农村人民都被集中在“战略性村庄”内，他们不能够出外为生存而干一些生产性工作。在这些被占领的地区，柬埔寨妇女被越南士兵强奸是经常发生，甚至几乎天天发生的事情。许多妇女因而死亡。此外，在“越南化”的政策下，柬埔寨少女和妇女被迫嫁给越南人或当他们的姘妇，为他们生下越南籍的后代。柬埔寨妇女忍受极端的痛苦，她们失去一切人类尊严，被迫成为消灭自己民族特色的一份子。她们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女儿、姐妹被强奸、沦落为妓女的地位，由侵略者任意地摆布，又看到自己的父亲、丈夫、兄弟和儿子从十四岁起被迫加入侵略军的队伍充当他们的炮灰，同自己的同胞打仗。

5. 越寇在进行其种族灭绝的政策时,毫不犹豫地沿柬泰边界的难民营内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柬埔寨难民发动攻击,造成大量死亡。

1983年1月31日,他们攻击了廊昌营,把平民击毙和击伤,并使50,000名平民流离失所。1983年3月28日至4月10日,越南占领部队第5、302和309师用105毫米和135毫米口径大炮以及苏制T54和T55型坦克攻击普农乍山、占卡戈尔、波雷蒙和沙密河—西哈努克城的难民营,使平民受苦和死亡,并把数以千计的平民作为俘虏带走,另外有数以千计的平民流离失所。

据沙密河—西哈努克城的逃生者说,越寇在一个坑中聚集了几百名难民,包括男女和小孩,残忍地用手榴弹和刺刀把他们杀死。

1983年4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许多受害者的照片和逃生者关于这些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所有规定和原则、对无辜平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见证。

6. 越寇向柬埔寨移植越南人,以取代成千上万被杀或饿死或被逐出自己祖先的土地的柬埔寨人。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1983年10月13日的声明——作为联合国第A/38/510号文件散发——强烈谴责在柬埔寨推行的这种殖民化政策。必须强调指出,建立越南殖民点不是偶然的事,而且这些殖民并不是普通移民。实际上:

a. 建立越南殖民点是个自1980年起有系统地用武力推行的预定计划的一部分。

b. 这些殖民点的数量已超过600,000个,强占了最肥沃的土地,特别是洞里萨大湖周围和沿主要河流的土地。目前,有些乡村,甚至有些城市的人口大多数为越南人。首都金边的越南人约占人口的60%。

c. 在尚未移植柬埔寨以前,这些越南殖民曾受到适当的训练,组成准军事部队,其中的干部完全同意吞并柬埔寨的政策。

d. 这些移民配有武器。 每组有10个家庭，其中10至12人配备枪和自动武器。 他们积极参与灭绝柬埔寨人民的政策。 他们协助侵略武装部队作战，以便把柬埔寨居民从其乡村赶走，夺掠其土地。 他们负责防守其专属和明确划定的地区。 这样，他们积极参与侵略柬埔寨和灭绝柬埔寨人民的战争。

大会第38/3号决议对改变柬埔寨人口状况的问题表示严重关切。 报刊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1983年11月22日，威廉·布兰尼根在《华盛顿邮报》中写道：“由逃离金边的柬埔寨人提供可靠的资料显示，越南人占首都人口的50%到60%。 还有数以千计的越南人在洞里萨湖周围定居，建立以越南为出口对象的渔业。” 这种情况毫不惊人。 事实上，金边的越南政权在1982年9月13日和10月19日的两个通报中给予明确的指示，以方便越南殖民在柬埔寨定居。 实际上，他们享有“治外法权”，因为只有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顾问”才能审判他们。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和各项人权公约缔约国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5年来在柬埔寨犯下的所有这些罪行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等一切文书。 它们属于旨在蓄意和有计划地消灭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的种族灭绝政策的一部分。 必须坚决制止这种恶劣的罪行，因为对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失去其民族特性是最大的灾祸。

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侵略者试图消灭柬埔寨的民族特性。

1982年11月26日，让·拉特居伊在《巴黎竞赛画报》中回顾：“在十八世纪初，当越南人在柬埔寨作主子时，他们采用一切手段来摧毁其文化，抹煞其过去，拆毁小乘佛教庙宇，代以其大乘佛教宝塔。他们甚至改变了和尚袍的颜色。柬埔寨的官员必须穿着顺化官吏的服装。越南部队占领到最小的乡村，士兵强娶柬埔寨妇女为妻妾。象目前他们那样做一样，……”让·拉特居伊又说：“对他

们来说，征服，一如既往，表示柬埔寨的灭亡和完全越南化。只是在1982年，他们要较为谨慎，而在1810年则没有此必要……”历史表明柬埔寨民族很幸运，几年后，全体柬埔寨人民团结起来造反，把所有越寇从本国领土驱逐出去。

1983年4月14日，詹姆斯·韦布在《华盛顿邮报》中写道：“目前，有200,000名越南士兵占领柬埔寨。此外，还有成千上万听从河内指挥的越南人开始在柬埔寨境内定居下来。历史上，有很少更鲜明的例子说明为消灭民族和种族特性的目的而制订的“最终解决办法”。柬埔寨人几乎全部被消灭，目前又正被吞并。”

B.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为保护妇女和儿童所采取的措施

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占全国领土面积的50%强，拥有二百多万居民——安全逐年加强，情况日益稳定，生产活动因而能够发展扩大，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民主柬埔寨红十字会和各有关社会服务单位在其有限的力量范围和战争的具体情况内，已经努力展开工作，设法解决柬埔寨妇女作为母亲、妻子、战士、生产者……等时常相互抵触的身份——简言之，就是在民族生存的共同艰苦奋斗所有领域中作为柬埔寨男子不可或少的助手的身分——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为了动员所有精神和物质力量来进行解放祖国的斗争，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营养、健康和教育。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设立了食物援助和药品分配中心和为寡妇和孤儿重新参加国家整体生活的服务中心，发动了关于卫生措施和虐疾以及特别影响到妇女和儿童的传染疾病的预防措施的宣传活动，成立了医疗和医疗辅助服务处和中心，以期改善健康状况，并协助人民应付越南进行的化学和细菌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然而，尽管这种社会、经济和卫生基础逐年获得发展，却仍然相当脆弱，不足以满足新到的好几万居民——尤其是妇女老幼——的需要，这些人为了逃避敌占区越南所进行的勒索、镇压和罪行，来到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寻求庇护。民主柬埔寨红十字会和各有关社会服务单位已经设法处理因接待和安置新到者并为之提供食物、药品和衣服而不断增多的任务。

尽管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情况下作了不懈的努力，柬埔寨妇女的处境整个说来却仍然非常困难。柬埔寨妇女在完成其巨大复杂的任务时已经而且仍然得到全体国际社会的物质、经济、政治和道义援助及支持。这种以多样形式提供的援助和支持大大有助于使祖国解放斗争所有各级都获得非常有利的发展。这样，就为柬埔寨人民——从而也为柬埔寨妇女——提供了鼓舞和激励，他们将永远感谢。

但是要摧毁越南统治的枷锁，永远终止她们的无休无止的苦难和不幸，柬埔寨妇女和柬埔寨人民一样需要所有爱好同样和平、自由和正义理想的国家和人民继续提供援助和支持，直到所有越南部队撤出柬埔寨，直到柬埔寨人民最后能够按照联合国各有关决议和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宣言行使其自决权利。

只有这样，才能在柬埔寨重新建立持久而公平的和平，使柬埔寨人民、柬埔寨妇女和儿童能在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境内重过民族荣誉和独立的生活。

1984年1月24日，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部长会议重申决定“继续在各方面进行团结，以便：

1. 继续向越南侵略者进行斗争，直到他们全部撤出柬埔寨为止，
2. 执行联合国要求外国部队、即越南侵略部队全部撤出柬埔寨，让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的干涉下，自行决定其前途的连续五项决议。……”

部长会议再度“最有力地揭发和谴责越南占领军对无辜的柬埔寨平民所犯的种族灭绝罪行，……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和）目前为了在其‘印度支那联邦’战略范围内把柬埔寨变成越南领土而实施的‘越南化’政策。”……

最后，部长会议重申“唯有执行联合国连续通过的五项决议，才能真正地解决柬埔寨问题”。*

柬埔寨妇女通过当前的斗争，清楚认识到自己在为维持世界——尤其是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以及在该区域创造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一事作出贡献。

一旦从越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柬埔寨妇女就可以与其所有姐妹、所有友好人民和国家密切合作，积极地作出贡献，来促进妇女的处境、平等、发展与和平，同时全心全意地保卫和重建自己的祖国。

民主柬埔寨

1984年3月30日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

外交部新闻司

* 见联合国 A/39/92 号文件。

柬埔寨妇孺逃避侵略者时筋疲力尽和饿死情况





(日本摄影记者 TADAO MITOME
先生 1979 年拍摄的照片)

柬埔寨难民营被越南攻击的受害者

(1983年1月-3月-4月)



一个受严重火伤的小孩在 Khao-I-Dang 医院接受治疗 (E. Winiger 照片)



这个妇女及其子女将来怎样? (E. Winiger 照片)



泰国境内的高棉难民迁去新的营地
(E. Winiger 照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84年1月11日第96号简报刊印的照片)

泰東边境受到一次攻击后，余生者聚在一起

Terry Schmidt/SYGMA版权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新闻科出版的“难民”(1983年8月,第4号)刊载的照片)



柬埔寨西部地区 Phnom Chhat
难民营受越南攻击时妇孺逃避情形

(1983年3月-4月)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外交部新闻司照片)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控制地区内妇孺情况



运送粮食



实验室技术员



医疗人员



婴儿种痘



小学



农业生产